

真情驿站

henqingyizhan

我小时候是在鲁西南的农村长大的。那时的农村,根本吃不上白面馒头,吃的是玉米面窝窝。到了秋天,刮风下雨后,地上落下的枣,娘认真地捡起来,洗净,切开,放进玉米面里,发好面,娘做成一个个玉米面枣窝窝。

我倚着厨房门口,看炊烟袅袅,听风箱呱嗒。眼睛时刻盯着锅上的蒸汽,眼巴巴盯着锅,此时此刻玉米面香和枣的甜,彼此交融,弥漫在低矮的厨房里。我盼望着玉米面枣窝窝快出锅,待枣窝窝一出锅,我流着口水,用衣服袖子包着枣窝窝,贪婪享受着那个时代的人间美味。枣的甜混着玉米面的香,唇齿中溢满了香甜,是那个时代天下最好的美食。娘舍不得吃,在一旁微笑着,看着我,眼里充满柔柔爱意。是高兴,是疼爱,是满足,是未来的希望,也是贫困生活下的无奈。娘将含枣多的玉米窝窝放了又放,留了再留,为了让我们多吃一顿,娘就吃点不含枣的窝窝。那时的清贫,让娘充满了心酸,充满了无奈!

到后来,家里分了责任田,每逢农忙时节,白天没有时间,娘就在晚上将枣泡好,发好面,凌晨时分,娘舍不得喊我,疲劳辛苦的娘早早起床,和面,放

枣馍的记忆

王益华



枣,一个个枣馍在娘的手下变成了美食,当我睡眼惺忪起床后,吃着娘做的香甜可口的枣馍,不用吃菜,就是美味。有时农活实在太忙,辛苦的娘就将枣馍带到田间地头。望着满头大汗的娘,望着一脸疲惫的娘,望着衣服湿透的娘,吃着娘做的枣馍,所有的饥饿,所有的疲劳,所有的辛苦,所有的付出,在那一刻烟消云散。此时此刻唯有枣馍包裹着亲情洋溢在我的周围,唯有母爱在我心中流淌……

而如今,想吃顿枣馍变得易如反掌,小摊、馍店、超市都

有枣馍。今天难得清闲,家里有白面和枣,给爹娘做点枣馍送去,此时厨房里飘荡着浓浓的香甜,锅上的蒸汽交融着甜蜜的回忆,恍惚间好像回到了过去,回到了童年,是当年娘的味道。为爹娘做一次枣馍,是回报,是感恩,是香甜,是回忆,是知足!当枣馍出锅的那一瞬间,再次回忆起孩提时代,在老家灶台旁,眼巴巴盯着锅里,看枣馍出锅。田间地头,吃着娘拿来的枣馍,脑海里浮现出娘疲劳的神情,眼泪忍不住掉下来……

时过境迁,光阴荏苒,娘老了,眼花了,耳背了,背驼了,头发白了,脚步也不敏捷,但小时候娘做的枣馍,在脑海里依然是那么的香甜,让我回

味,让我留恋,每每想起,永远是家乡的味道,永远是娘的味道!多少次在梦里,放学后,倚在厨房门口,娘慈祥地看着我,吃着娘做的枣窝窝;多少次在梦里,在自家田头,娘送枣馍的场景;多少次在梦里,娘牵着我的手,在那棵老枣树下,捡拾着枣,一颗,两颗……随着时间的推移,年龄的增长,这种味道,越来越浓郁,越来越香甜;这种场景,越来越清晰,越来越温馨,越来越幸福,越来越留恋……

多想再回到生我养我家乡,在那个农家小院,在低矮的厨房门口,看着娘再给我做一次枣窝窝,再吃一次娘做的枣窝窝。我深深知道,那只能是梦中永远的回忆。回忆、美食、枣窝窝,永远是梦想,永远是温馨,永远是甜蜜,永远是幸福,永远是内心深处永恒的记忆……

人间物语

enjianwuyu



母亲的大嗓门

司英涛

母亲说起话来,声若洪钟,有穿云裂帛之势。母亲说她没去过少林寺学武功,于是我猜想,是母亲无师自通了那传说中的狮吼功,只可惜练武奇才流落民间,隐没于我们这普通家庭之中。

母亲之前一直生活在山东老家的农村,平常说话就那么高分贝。跟我进城带孩子后,依然是大嗓门。母亲有时跟我们聊天,聊到兴起爽朗大笑或是训斥孩子时,客厅都会震得嗡嗡有回响,甚至有一次餐桌上的茶水都起了波纹。这让我想起俄罗斯的那位海豚音歌唱家维塔斯,高音唱到极高时,茶杯都能震碎,让我不禁担心起我家客厅里的吊灯。

关于这个问题,我曾和母亲进行过严肃的探讨。

我说,你就不能小点声说话吗?我都担心左右邻居会找上门来。这么大嗓门,对孩子的听力发育也不好。

母亲尽量压低声音说,我咋不觉得?咱老家的人,不都这样说话吗?你在村里也生活了一二十年,你还不知道?

我问,为啥村里人都那么大声说话呢?

母亲笑我,说,不懂了吧?这里面学问大了。咱村里家家都有大院子,巷子也深,庄稼地更是大,打招呼或是喊人帮忙,你嗓门小了能行?还有那山区里,唱山歌对情歌要唱到对面山头,嗓门小了连个媳妇都娶不上。以前家里孩子多,训孩子时吼一声,简单粗暴效果好,谁有耐心细声细气地一个个哄孩子呢?还有那些骂大街的,理直气壮出恶气,邻村的都能听到,要的就是个阵势。还有一个情况,家家都养狗,门口来

人了,狗叫得汪汪响,鸡鸭牛羊也惊得到处叫唤,你一边呵斥狗一边和门口那人聊天,你不大嗓门能行吗?

我点点头,又摇摇头,说不行不行,城里人讲文明,不能大声说话。

母亲说,城里人生活的地方不如咱农村开阔,聊个天,也多是在办公室里、车里、楼道里,或者耳朵眼大的房子里,当然不用大声了。城里人像住鸟窝一样住在半空里,晒个太阳也在指甲盖那么大的阳台上。出了门,你们都不认识,连招呼都不用打。城里人孩子少,就一两个,教育专家说不能对孩子吼叫,你们自己也不舍得,这又少了大吼大叫的锻炼机会。其实这个和文明不文明关系不大,你让城里人去农村生活俩月,保准嗓门会一个比一个大。

我继续摇头说,起码城里人没人骂大街,还是很文明的。

母亲说,这个倒是很文明,就是伤身体。城里的文明人有了怨气,不好意思骂大街。有的人,找几个可靠的人,在茶楼包间叽叽咕咕。可是,用悄悄话泄愤能痛快吗?有的人,发网上泄愤,发个朋友圈还不敢指名道姓,想发群里叽叽歪歪一下,还得看看领导在不在。憋屈得慌啊,光动手指不动嘴,不得病才怪,这叫文明病。

我听了还是摇摇头,看来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我有次给妹妹打电话,抱怨母亲嗓门太大,吵得心慌慌。我问妹妹,之前给你带孩子的那几年,是咋过来的呢?

妹妹在电话那头开导我——娘住我这里时也是这样,感觉把我们房顶都快掀开了,我一开始也不习惯。后来我想通了,你看,《三国演义》里的猛张飞,在当阳桥头三声吼,吼断桥梁水倒流,居然喝退了曹军,要知道张飞只领了二十骑兵。这叫“输人不输阵”,咱娘就是。以前日子那么苦那么难,你见咱娘皱过眉?说话嗓门大,气贯长虹,说明咱娘身体好啊,气血通畅,你都不用带娘去体检了,你应该高兴才对。娘再住几年,你就习惯了。

一语惊醒我!二十年前,父亲去世了,母亲一个人领着未成年的我们艰难度日。这二十年来,母亲从未在我们面前叹息过,从未向命运服过软。母亲用她的大嗓门驱散阴霾,为我们撑起一片天,风风火火把我们培养成才。

我们都长大了,成家立业了,母亲的头发花白了,牙也掉了好几颗了。

还好,母亲说话的嗓门还是那么大!

是啊,娘再住几年,我就习惯了。

长河浪花

hanghelanghua



牡丹花茶赋

祝新建

(一)
闲暇当沏国花茗,
小庭茶几留余香。
古往今来多少事,
世间滋味菜根长。

(二)
常在玉阑逗人欢,
春风送暖不知倦。
今日蕊成水中花,
宫里嫦娥品中看。

命运很神秘

袁 磊

命运很神秘
也很迷人

有的迎面而来
有的擦肩而去

有的瞬间消失
有的缠绕一生

有的过眼云烟
有的牵挂于心

命运很迷人
也很神秘

青荷(外一首)

曹生飞

飒飒亭亭一青荷,
浩浩水央舞婆娑。
忽然风来乌云散,
颗颗珍珠遗碧波。

沿河觅诗

春山紧锁觅佳句,
思得上句无下句。
抬头望月云里去,
俯身问水水无语。
佳人驾舟往何处,
歌声缥缈银河里。
小径草长花木深,
诗被风吹露打湿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